



## 文化观察

## 全球化语境下的本土文化特质

俄罗斯导演谢尔盖·米哈尔科夫曾说过,“俄罗斯是我的能量来源。如果人们对我的作品感兴趣,那是因为我的世界观是俄罗斯式的世界观。”至今,评论家们仍始终如一地赞叹米哈尔科夫的电影作品,事实上,也只有在电影文化输出中保留本土文化特质,才能够在千篇一律的好莱坞流水制作中脱颖而出,赢得更广泛观众的注意。

诗人刘禹在观看了《医生》《大村庄的热情》和《爸爸做的早餐》等片后感慨,抛开了好莱坞商业游戏规则和欧洲影展视角下的度量衡,俄罗斯电影展现出难得的“差异”,此次上映的7部俄罗斯电影,亦庄亦谐,都保留了自己的个性,有看头,他们试图用电影“深层次探讨人性、人生或内心”,而且态度真诚,甚至看上去有些“笨”,然而这种“笨”几乎是中国电影最稀缺的元素,尤其当下中国电影制作偏向娱乐化、世俗化、浅表化,对人类命运终极价值的追问、对艺术境界的追求还有所不足时。

在《妇女之友》杂志社资深编辑桃木眼中,《大村庄的热情》带着一种浓郁的俄罗斯风格,影片讲述了20岁的费迪亚对镇上一名名为“祖国”的破旧电影院有着不可放手的执念。由于长期不盈利,政府打算拆除这座影院,费迪亚计划和朋友拍摄一部电影挣钱来挽救它。为了拍好这部电影,他们甚至去绑架了一个电影明星。桃木说,整个电影的基调是正面、主流、阳光,美丽与善良体现在所有的人际关系中,并化解了现实的“惨烈”。小人物的突围和反抗,关照到法制、秩序和责任,细节处理不潦草不苍白。让人联想到梁赞诺夫的《两个人的车站》,通过平庸琐碎的日常小事挖掘小人物丰富的内心世界,滑稽的场景和节外生枝的情节变化,在松弛调侃的表层叙述下隐藏着生存境况的荒谬。可以看出,俄罗斯电影虽经历过危机,却正逐渐恢复乐观的、进取的、健康的、崇高的文化个性。



《爸爸做的早餐》剧照。



《地震》剧照。



《离春天还有三天》剧照。



《大村庄的热情》剧照。

## 战争与灾难 看世上命运曲折而无常

前苏联到俄罗斯政治语境不断变化,卫国战争题材的电影在这70年间得到了传承也经历了改变,中国观众提起前苏联的二战电影,很多人可能首先想到都是《解放》《莫斯科保卫战》这样史诗般鸿篇巨制。如今俄罗斯导演们不再执着于气势恢弘的战争场面和纵横捭阖的高级将领,普通人在战争中的命运走向是这类电影的主题。

影片《离春天还有三天》讲的就是二战时期发生在列宁格勒的一个谍战故事。德国情报机关“阿勃维尔”在列宁格勒策划实施了一次秘密毒气战,准备以瘟疫毁灭这座城市,国家安全机构的上尉安德烈耶夫和女医生玛丽茨卡娅只有72个小时来进行惊心动魄的应对与拯救,离春天还有三天。导演亚历山大·卡萨特金很善于在战争电影中使用女性元素,对观众而言,俄罗斯传统文化中,女性的形象结合

了内心的强大与外在的温柔,她们的命运往往有着极强的冲击力。影片中最具悬念的是玛丽茨卡娅的命运,她协助安德烈耶夫完成调查之后就要被执行枪决,所以当影片最后,安德烈耶夫与玛丽茨卡娅悲情吻别,等在房间外面准备行刑的中尉连同半个楼体被德军炮弹炸成了碎片时,观众们都长出了一口气。

影片中对间谍们的活动交待得不多,但间谍们的代号似乎都各有暗喻:雕刻刀象征着列宁格勒是块坚硬的石头,需要长时间的磨砺;帽子意味着伪装,但可能随时都会被摘掉;老狼则代表动物凶猛,却挡不住汹涌的子弹。著名影评人阎逸认为,这部电影深刻而简约,没有宏大的战争场面,只有善与恶在人性中的交织,它不回避历史,也不进行诘问,但处处都充满了反思。

阎逸描述剧中情节:“当玛丽茨卡娅

来到一位已经逝去的老人家中,看到钢琴上的乐谱《列宁格勒的华尔兹》,并坐在钢琴前弹出一串优美的旋律时,那些沉睡在冬天最深处的美好事物都在一瞬间得到了复苏,春天已经近在咫尺。”什么才是好的战争片?或许场面的惊心动魄能让观众为之赞叹,但能拨动人们内心最柔软、敏感的那根弦,一定是人心。敏感和细腻,厚重与悲悯,俄罗斯电影对普通人在战争中无常命运和精神创伤的展现,达到了难以企及的艺术高度。

同样,另一部取材于1988年12月7日亚美尼亚地震的电影《地震》,也沿袭了俄罗斯电影惯有的厚重而悲悯的气场。作家徐亚娟认为,纵观俄罗斯文学、戏剧、绘画等诸多艺术种类,苦难的气质异常鲜明,这和他们博大悲悯的民族精神相关,灾难面前,父亲康斯坦丁的形象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演员表演从容而有层次,女儿离世事无常,恰如其分地呈现了一个父亲面对意外与冲击的力道和筋骨,没有哭声却更加痛彻心扉,好的表演让人直想击节叫好。

要的是陪伴。”但对于小阿莉娅来说,这却是盼望已久的父爱,是现实版的童话成真。相信童话,就是相信生活的可能。

有人说,电影是一封等待准确投递的情书,写尽我们自己相信的一切,身边的事,熟悉的人,可亲的生活。省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郑薇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网络时代,人们不仅渴求衣食无忧住行便捷,更期待心灵滋养和精神富足。文化是一座城市不可或缺的动力和底气。希望俄罗斯电影节今后长年落地哈尔滨,将电影文化的多元色彩带给冰城人。中国第一家电影院就是1905年由俄侨科勒采夫在哈尔滨修建的,我省与俄罗斯地缘相近、人缘相亲、文缘相通。通过电影这一载体,我们增进彼此沟通,找到两国共通的文化元素和哲理。正如俄罗斯导演尼古拉·多斯卡尔所说:“电影,有时候不需要语言;通过电影,我们能够将各自的文化做最好的诠释。”

## 爱和人性 电影人不同的表达和呈现

无论语言不同,文化存在差异,“爱和人性”话题始终是观众感兴趣并关注的,只是每个电影人的表达方式和艺术呈现不一样。

徐亚娟看过《医生》很有感触,故事从一位脑外科医生从早晨上班开始,一天里忙于诊断、查房,面对生老病死,而个人生活又千头万绪,影片尾声医生自己面对意外和重创后,平静选择了放弃。手术室是有故事的地方,生活本身似乎也像极了一场手术。也许缺少阅历的人看了这部影片会感觉它有些缓慢有些拖沓,在喜欢这部电影的人看来,节奏可圈可点。这是一次沉重的转身。医生从救治者变为垂危者,一半无奈、一半清醒,手术也从一个技术事件上升为精神事件,观众与主人公一起走过了认知生命、理解生命、彻悟生命的历程。

另一部电影《爸爸做的早餐》讲述的是爱与成长的故事。“最美好的东西永远留给它的人。”这是该电影的第一行文字幕。影评人阎逸观后表示,它巧妙地预示了影片将表现的成长主题。在电影里,等待是一种成长,爱情是一种成长,家庭价值是一种成长,甚至故事结尾时,阿克桑娜的悲伤和失落也是一种成长。成长的主题不仅仅是每个人在成长过程中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内心的成长更是对自我身份、自我情感的某种确认。值得注意的是,在当代俄罗斯关于成长主题的影片中,需要成长的主人公都是男性,这部影片也不例外。故事的高潮部分最后出现在季托夫制作的广告片里,这也是这部影片传递过来的关于成长的真意:“爸爸的早餐,最重



《酗酒者莫非》剧照。

用世界语汇讲述中国故事  
《酗酒者莫非》对接世界主流艺术舞台

□本报记者 杨舒宁

7月4日,备受瞩目的《酗酒者莫非》在哈尔滨大剧院连演五场之后,完美收官。这部由波兰戏剧大师克里斯蒂安·陆帕改编自中国作家史铁生作品的大戏,不但吸引了本地文化界的主流人群悉数到场,还吸引了包括北京蓬蒿剧场和上海国际艺术节负责人在内的国内文化圈知名人士,前来一探究竟。大家深深知道,这部中外合璧的大戏,不但代表着哈尔滨大剧院由引进型剧院向生产型剧院的积极转型,而且意味着这部与国际顶级制作团队合作、用国际语汇讲述的中国故事,能否真正实现思想深度、表现形式和表演技巧等方面与国际主流艺术接轨,并由此踏上世界主流艺术的舞台。

## 5小时大戏 我们阅读一个人的心灵史

陆帕说,戏剧使得我面对恐惧痛苦的时候,找到了力量,找到了救赎。这也是我很多作品里追求的目的。

6月30日晚,《酗酒者莫非》的首演现场,原定19时的演出推迟了50分钟,据说是为调试灯光,而头一天的彩排也是通宵在调试灯光,可见陆帕团队对演出的精益求精。

观众们三三两两聚在一起,并没有表现出急躁的情绪。此前大剧院在宣传中多次发出信号“陆帕对史铁生的精神神游,演出时长5个小时,你准备好了么?”

“我死后7天才被人发现……”昏暗的舞台中央,酗酒者莫非躺在长凳上,他

身后的巨大银幕上播放着慢镜头:莫非的灵魂在逼仄的胡同里晃荡,他不时拍打着那些紧闭的大门,追问“我是谁?”他回头张望,看向镜头,也看向台下的观众……

《酗酒者莫非》由陆帕改编自史铁生作品《关于一部以电影作舞台背景的戏剧之设想》,主角莫非是一个白日梦游的醉鬼,借助酒力,他带着观众回到他的过去,看见自己诞生于父母虚伪的婚姻,和童年纯真的自己说话,警告那个还没有长大的欲望;他触摸已离婚出走的前妻的手,在床上进行了一场直抵人心的对话……同时,他借助酒力,走进未来:看到自己白发苍苍的妹妹哭着说,我们其实都是你的;他也知道自己死了7天之后才被人发现……所有的故事和人间真相,都由这个看似比我们更清醒的醉鬼说出来。

发生在莫非身上时空重叠的故事,本身就会吸引观众的好奇,何况它还有一个新颖的表现形式,以电影作为舞台背景,用话剧艺术表演,人物在屏幕与舞台间穿梭,故事在虚幻与现实中切换。这让置身梦幻般场景和酗酒者呓语之中的我们,也会像史铁生一样,质疑整个世界的真实,以及每个人自导自演的人生剧本。

陆帕对演员说,越到结尾,我们表演里面的悲剧感要越少。这是一种秘密的希望,更是启示。基于这样的心意,他在剧中给了莫非自我救赎的机会:银幕上,那个导致莫非瘫痪的车祸,在将要发生的刹那戛然而止,司机猛踩刹车,停在了已经倒地的少年莫非面前,莫非拍打身上的土,骑着车离开了……而舞台之上,她笑着、笃定地告诉他:我找到一个能治愈你

一切烦恼的地方。她拉起莫非的手,而莫非则后退、瑟缩、挣扎,最终,他跟着杨花儿穿过屏幕中间的门走了。只剩下一个姑娘的侧面影像,定格在巨大的屏幕之中……

莫非与他的命运和解了,但观众的感受却是五味杂陈,不同的人看到的,终将是不同的结局。正如陆帕一直想要为我们阐释的每个人的孤独。与耗子和女记者聊天,醉后把广场舞大妈看成女神的莫非,是一座孤岛。而我们呢?一直努力以各种方式刷“存在感”的我们,何尝又不是呢?

## 陆帕解读史铁生 戏里戏外争论不休

《酗酒者莫非》虽然落幕,但有关他的争论一直不休。有专家质疑,该剧的台词过于絮叨,情节的展开过于缓慢,5个小时的时间对于观众来说太长。还有专家认为,该剧消解了故事性,没有跟上时代和观众的需求。

对此,知名评论人北小京撰文反驳说,充满功利性的创作,与舞台上演技夸张的演员一样,内心是干瘪空洞的。进剧场看故事,确实是中国人部分观众的习惯,但这不是唯一的习惯!是谁培养了我们这种习惯?难道各位专家不该自省一下吗?

陆帕对演员说,越到结尾,我们表演里面的悲剧感要越少。这是一种秘密的希望,更是启示。基于这样的心意,他在剧中给了莫非自我救赎的机会:银幕上,那个导致莫非瘫痪的车祸,在将要发生的刹那戛然而止,司机猛踩刹车,停在了已经倒地的少年莫非面前,莫非拍打身上的土,骑着车离开了……而舞台之上,她笑着、笃定地告诉他:我找到一个能治愈你

一切的关怀!我们为什么感到孤独?因为我们的文艺创作者们,一直忙于讨论重大问题,建立论调,这么多年以来,他们早已迷失在中国式论调中,他们不会去阅读个人的精神呓语,他们那块印有“我”字的方巾,早就飘得无影无踪。陆帕导演把一个被社会挤压到边缘的灵魂放到了舞台中心!

关注那些绝望者的灵魂,给予他们被倾听的舞台,这是他的伟大之处,也是史铁生先生的作品所表达的救赎之路!

剧中,莫非的大量独白,虽然絮絮叨叨,但却给观众留下了至深印象。“人们都说酒是坏东西,可是,你们干吗不听听酒是怎么说的?酒说,人才是最坏的东西。又不信是不是?好好,那我问你,酒看不起人了吗?酒把你分成三六九等了吗?酒不让你说你想说的话了吗?酒搞过什么阴谋诡计吗?没有!可是人呢,人怎么样?我再问你,酒把河流给弄干了吗?酒把草原弄成沙漠了吗?酒把臭氧层弄出个大窟窿了吗?那好,我再问你,酒说假话吗?可是人说!……”诗人桑克把这个独白引用在自己的剧评里,他说,如果把《酗酒者莫非》出书,我会买的,而且会在家里自己演一遍。

同样震撼人心的,还有莫非与前妻在台上的谈话:我心里的黑暗和邪恶曾缠上了我的身体……现在和泪水一起从它那里流出的是善。你能感觉到么,你伸出手,拿着我的泪,从我这儿拿着全部的善……杨花儿,你接受我的泪,接受我的善……你收下这些眼泪……酗酒者是另一个人。

评论人王诗剑撰文说,《酗酒者莫非》作为一部大戏,从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投射

了我们的内心,让我们短暂的带着勇气一窥自己的内心,那里有些地方从未被照亮。

## 中国戏剧如何接轨世界主流艺术舞台?

首演开始前,哈尔滨大剧院院长钱程一直在向媒体介绍《酗酒者莫非》的来龙去脉。他介绍说,十年前,导演林兆华拿到史铁生的剧本《关于一部以电影作舞台背景的戏剧之设想》时,就爱不释手,然而受当时科技水平的限制,很多导演都认为把这部作品搬上舞台是不可能的事。兜兜转转十余年,终于在国际大咖陆帕带着他的《英雄广场》来中国,参加林兆华戏剧节期间,经由林兆华与钱程的共同推荐,陆帕对史铁生及其作品一见如故,这位“欧洲剧场奖”得主,首次与中国团队合作,将中国故事搬上了国际舞台。

钱程说,为了创作《酗酒者莫非》,陆帕先后用了5个翻译,把史铁生作品《我与地坛》《合欢树》《宿命》等翻译成波兰文,并观看讲述了史铁生平的纪录片,他还三次前往地坛,沿着史铁生的车辙探寻他的内心历程。陆帕说,跟史铁生一样,我小时候也有自己的“地坛”。而呈现在观众面前的《酗酒者莫非》,已经超越了原著的内容,完全是基于陆帕对史铁生的理解,把史铁生的故事与精神内核“攒在一起”,进行的二度创作。

钱程说,中国从来不缺乏好故事,缺乏的是用“国际语汇”来讲中国故事的人!许多本土导演,到世界主流艺术舞台上学习了人家的一些手段,比如在话剧舞台上用大屏幕呈现演出细节,人家用了六

块多媒体屏幕,他回来用十二块。然而徒有其表,人家真正的内核是什么,他没学到。因此,目前的中国戏剧还没有一部被主办方邀请,进入到像“阿维尼翁戏剧节”这样的世界主流艺术节的“主场单元”舞台上。钱程强调说,我们如今要做的,就是在转型生产型剧院、打造自己原创作品的同时,与世界级大导演及其顶级的创作团队合作,在合作中学习和成长,直到创作出中国人自己的“艺术航母”,让中国戏剧真正地成为世界主流艺术舞台的一个组成部分。

《酗酒者莫非》只是一个开始,钱程将与陆帕合作,打造中国故事三部曲。他自信地说,《酗酒者莫非》无论从思想深度、表现形式还是表演技巧,都达到了国际一流水准,有望在阿维尼翁戏剧节的“主场单元”舞台上演出。